

庫文衆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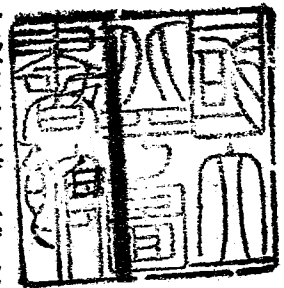
案毒投

(講評)



行印會員委審編物讀衆民部育教

投毒案 (評詞)



話說陝西省邠州附近有個著名的鎮店，叫做高家鎮，鎮上有七八百戶人家，南北大街，商店相連，熱鬧非常。這地方正當西關公路線上，每日裏汽車來往，絡繹不絕，因此鎮上有好幾家客店，招待客商，生意都還不錯。鎮中有一家悅來店，店老闆姓白，號長發，年紀五十多歲，開了這座客店，已經二十多年，他為人和氣，待客週到，又把店房收拾得十分乾淨，用了個廚司務，手藝很好，飯菜弄得乾淨可口，因此，過往客商，多喜歡到他這裏落腳，悅來店三個字在這條路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一天 白老闆正在賬房裏坐着查看他的店簿。六月裏 天氣，剛剛過了大暑，離着立秋還有半個月光景。熱得人頭昏腦漲。白老闆手裏搖着一把蒲扇，却還是不住的流汗。他拿着店簿剛剛翻看了一篇，却見茶房伙計馬小二進來說道：「四號的客人病了，教咱們請個醫生去。」白老闆問道：「四號裏不是兩個客人麼？」隨手在店簿上一找，唸道：「趙華亭，任有年，從咸陽來，往平涼去，經商。」便問小二：「是哪個病了，姓趙的還是姓任的。」小二道：「姓任的，聽說那個姓趙的已經走了。」

白老闆走出賬房，馬小二跟着，一同進了四號客房。見那病人躺在炕上，兩手抱着肚子，不住聲的哼哼。地下吐了好幾灘，

已經用灰蓋住了，桌子上還放了半個西瓜，一羣蒼蠅飛來飛去的在上邊爬。白老闆問道：「任先生！身上不舒服麼？」病人抬頭看了看很急促地，說道：「老闆！行個好，救救我！醫生……我有……二十塊錢，」白老闆忙對小二道：「去請馬先生來，延壽堂的马先生！」小二轉身出去。病人又道：「上吐下瀉，上吐下瀉，從今天早晨起，吐了七八次，瀉了七八次，受不住呀！」白老闆道：「那位趙先生呢？」病人道：「今天一早出去，如今還沒有回來，這個人靠不住！」說時，一翻身又吐了出來，吐的全是清水，氣味很難聞，馬上就有一羣蒼蠅飛過來落在上邊，有的停一會又飛到西瓜上去。

不一會，醫生來了，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診了脈，望了望舌苔，問了問病人，便說道：「這是痧症，天氣太熱了！你先生一定是中暑了。」然後開了藥方。馬小二跟着先生出去，一霎時抓回藥來，打發病人吃過。不大工夫，病人又吐起來，連藥也吐了。白老闆坐在賬房裏邊，心裏挺不是味兒，他想，「真要是客人死在店裏，那就太晦氣了。」想了想把馬小二叫到面前說道：「今天夜裏留心一點，勤到四號走着，有什麼事來叫我。」小二答應了一聲，轉身要走，白老闆又喊他回來問道：「四號的趙先生回來沒有？」小二道：「沒有，」剛說完，只聽院中喊道：「茶房！茶房！買兩個西瓜來！」小二忙着走了。

白老闆是十點鐘睡覺，睡下之後，心裏亂七八糟想這一天的事。好不容易睡着之後，便被馬小二叫醒了。小二說：「掌櫃的！四號病人不好，你看看去。」白老闆忙着起來，走進四號客房。剛進門，一股臭氣，直衝鼻子，特別難聞。看那病人在炕上疼得打滾。停了一會，病人稍微安靜一些，才對白老闆說道：「老闆！我不行了！那個趙華亭把我害了！他是漢奸，我知道他。他怕我舉發他。他用毒藥把我害死。他偷跑了。」停一停又說：「老先生！行個好！積積德！我死之後把我埋一埋。趙華亭或是到平涼去，或是到咸陽去，不一定，求老闆報告公安局去把他抓回來，治他的罪。我死了也不忘你的大恩！」說着就要跪起來磕頭。

白老闖聽這病人聲音也噁了，看他臉上瘦得怕人，兩個眼窩子都塌了下去，鼻子好像一條白蘿蔔，貼在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連兩隻手也是白的。他忙着上前把病人按在枕頭上，說道：「任先生！你不要胡想，咱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替你盡力就是。」他摸到病人的手，好像柴禾棍子，冷冰冰的，簡直是死人的手。

病人躺了下去，又啞聲說道：「嘴乾得很，給我點水喝！」
馬小二給他一碗水，他喝了下去，又說：「白老闖！我是咸陽人，家裏有一個女人，兩個孩子，我住在西關十字街門牌八號。求你給我家裏寄個信，叫她們來收屍。」說了這個，忽然又自言自

語的道：「祖上沒德！該死！現世報！不該虧心！」忽然又說：「白先生：積積德，埋了我！給我家裏寄個信！收屍！我不行了！我害的是靈亂，我吓白了！我後悔了！」趙華亭！趙華亭！趙！趙！」說着說着就掀起風來，胳膊也抽，腿也抽，眼看得腮肚子都轉到前面來了。鬧了一陣子，不再抽了，也不說話了。馬小二上前看了看，說道：「咽了氣了。」冷不防一轉身把地下一個盆子碰倒，盆裏的東西，洒了出來，臭得很。白老闆道：「什麼？那是。」馬小二道：「是病人拉的屎，不像人糞，倒像是淘大米的泔水。」

他們兩個人把客人的一塊包袱布展開，蒙在死人臉上，然後

，白老闆對小二道：「走，到賬房裏去！」

王長房裏，白老闆對小二說道：「這個人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不過祇有我我知道，可不准你對別人去說！咱悅來店有漢奸，這可担不起！再說，他這是中毒，或是霍亂，也說不定。要是霍亂，可要傳人，咱要是這樣一嚷出去，悅來店有霍亂，客人們一聽都不敢來啦，咱這悅來店就得關門，咱們就別想吃飯啦！我這悅來店二十多年啦，雖說自從西關公路有了汽車，生意不像從前，可是老字號了，遠遠近近誰不知道悅來店？這是我一輩子的專業，是我創出來的，我不給叫他關門！要沒有悅來店就沒有我白長發！我的一家老小都靠這座店，你的一家老小也靠

運靈店，你知道嗎？」小二一味聽着，到這時才「是」了兩聲。
白老闖接下去說道：「天亮之後，你到保長那裏說一聲，再到公安局報告一聲。咱們把這死人埋掉，再把屋子好好打掃一下，也就算了。」說罷，各自就寢不提。

第二天，白老闖忙亂了半天，才把死人埋掉，把四號屋子收拾乾淨。他對人員說這客人是暴病死的，別的一概不提。在那店裏的人也祇知道病死了一個客人，沒人去深究這件事。新客照舊不斷的來，舊客也照舊不斷的走。可是，有幾個原打算走的，却不能走了，因為他們病了，而且是一樣的病，上吐下瀉。這都是馬小二對白老闖講的。白老闖心裏很作難，看起來那死人害的真

是零亂，要不然不會傳染這些人。可是這話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說了吧，風聲傳了出去，新客不肯來住店；不說吧，這些人要是也都死在店裏，外人一定說這悅來店有了鬼怪，住在這裏就得喪命，這買賣更不能做了。他想想去，決定還是不說的好，只張羅着替客人請醫生看病。

第三天清早，白老闆正坐在賬房裏發愁，馬小二進來說道：「掌櫃的！二號的客人請你說話。」白老闆担着心走進了二號客房。那房裏原住了一位軍人，從昨天起就病了，他在炕上躺着。地下凳子上坐着一位軍官，一見白老闆便說道：「老闆！你這店裏有傳染病碼？」這一問，白老闆就好像冷水澆頭一樣，嘴裏只

是「這個這個」，半響說不出話來。那人又問：「現在貴店有幾個病人？」白老闆道：「三四個。」那人問：「什麼病？」白老闆道：「都是上吐下瀉。」那人道：「昨天死的那個客人是什麼病？」白老闆道：「那個，我不大清楚，醫生說他是中暑。」那人急了，說道：我問的不是什麼病！是他病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白老闆見沒法隱瞞，便吞吞吐吐的說了一遍，末後說道：「我叫小二請的醫生，這都是小二親眼見的。我開了二十多年店，招待客人，向來就不敢粗心。一個出門人有了病，我總是盡心替他料理。實在治不好，也是他的命該如此；官長你說，我這店家也沒法子呀！」他生怕官長怪他不是，可是趙華亭偷跑的事，他一

字沒提。那死人說槍華亭是燙好，下毒藥害人的話，他更不敢說，他怕說了引出麻煩來。

軍官聽他說罷，接着便道：「老闆！這是傳染病！這是霍亂，一點不錯！這件事幸而碰見我，要不然這種病傳染起來那還了得！別說你小小的一個悅來店，連這高家鎮連這西關公路東西幾百里地方，都別想太平啦！你是本地人難道不曉得？民國二十一年這關中道關廬疫死了十幾萬人，就是這種霍亂病！現在沒別的法子，只有打針。老闆！你辛苦一輪，跟我到公安局走走。這也沒有什麼，不過讓你報告報告，大家好想辦法。」說罷，他又對航上的軍人說道：「你不要急，回頭我帶藥來給你打針。」

白老闆跟着那位軍官到了公安局，見了局長，把店裏客生病的專全報告了。到這時候，他才曉得那位軍官是本地駐軍裏邊的一位醫官，醫官和局長商量辦法，白老闆就在一旁聽着。

醫官對局長說道：「老兄！這件事你得費力幹一下，這個關係不小，關係咱們大後方幾十萬同胞的性命，關係咱們西關公路交通綫的運輸，你是地方官，你幹，兄弟幫着你，藥品和技術人員由我負責，地方上的衛生事項由你負責，你這裏先計劃一下，兄弟回去拿藥，先救這些病人。」局長道：「已經病了的光打預防針行嗎？」醫官道：「不行，沒病的人才打預防針，已經病了，只能用強心劑和生理食鹽水。這些藥品，兄弟那邊都有，可

是不多，你老兄最好給西安打個電報，趕快買些霍亂疫苗和生理食鹽水運來，那就好了。」這醫官說罷，告辭而去。白老闆也想走，却被局長攔住了。」

局長說道，白老闆請稍等一會，我們要商量辦法，還有請你幫忙的地方，「白老闆祇好坐着。這局長請了兩三位職員來開會，商議了兩個鐘頭，才把事情弄妥當。祇聽有人唸道：

第一、調查來源，看這次霍亂病究竟從那一家起的。

第二、管理病人，指定悅來店做傳染病第一臨時醫院，店裏原有的病人不準搬走；外邊如有同樣的病人，都要搬到悅來店去住。悅來店住滿之後，再開第二處醫院。

第三、檢查帶菌人，凡和病人接近過的人，五天之內不準自由行動。先從悅來店辦起。

第四、打預防針，住在高家鎮的人，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打霍亂預防針。過路客商，一律照辦。

第五、焚屍消毒，凡是霍亂病死的屍首，一律用火燒化。

第六、禁止小販出賣冰水，瓜果，涼粉，一切生冷食物。

第七、組織衛生宣傳隊，勸告商民絕對不吃生水，不用生水。

第八、組織滅蠅隊，並勸告商民人等，一齊撲滅蒼蠅。

第九、勸告過往客商，暫時不在高家鎮停留。

第十、給西關公路各站打電報，盤查旅客，如有在高家鎮住過的客人，要檢查他是不是有霍亂病。

第十一、給西安蘭州西北防疫處打電報，報告高家鎮發生霍亂，請加緊預防，免得流傳到各處。

那個人唸完了。白老闆暗時伸了一下舌頭，心想，哪呀！這麼一個病人就惹出這麼大的麻煩嗎？馬上，他又想到他的悅來店，這樣一來，悅來店不能做買賣了，但不知住了病人，也還給房錢麼？他正想着，只聽局長說道：「白老闆！你大概也都聽見了，把你的悅來店暫時作為醫院，病人要是過路的客商，照樣給你房錢；要是本地的商人住戶，你可不能一樣要錢，凡是本地人都

打個對折，你願意嗎？」白老闆忙說：「願意，願意！這是一件好事。」局長又道：「現在請你回去吧！你那店裏死過一個霍亂病人，回頭我們要燒他的屍首。我們還有許多別的事要做，醫院裏的事，要請你多多幫忙。」白老闆連聲答應着出來了。

他回到店裏時，醫官已經來過，所有的病人，都已經打了針，（連馬小二也打過針了）。沒病的人也都打過預防針。那醫官已經又到別的客店裏檢查去了。他坐在賬房裏，老想這件事，一時想到死了的任有年，一時又想到偷跑了的趙華亭，他們到底誰是漢奸？也許都是漢奸？若說都是漢奸，姓趙的爲什麼要害死姓任的？也許姓趙的是個好人，姓任的倒是漢奸吧？一時又想到自

己，那天夜裏摸過病人的手，可別也惹上病？這種病，死人也真快，看那姓任的，只關了一天一夜就完了！想到這裏，不由得害怕起來，很想馬上去找那位醫官。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從店外進來許多人，爲首一個是公安局長，緊跟着就是醫官，還有四五個警察，四五個兵。他們進了店，便都到賬房來了，

進門落坐！還未談話，白老闆便走到醫官跟前，請求替他打預防針，祇見醫官打開藥箱，取出兩寸長的一隻玻璃管子，又把一隻針裝在管子一頭，就打開另一個小玻璃管子，吸了一些藥水，教白老闆把袖子挽起，露出胳膊，在那上臂的外側，用一塊棉花蘸着酒精擦了擦，然後把肉皮輕輕捻起，用針尖平平的刺進去

。他覺得並不疼，醫官把玻璃管按了按，管子裏的藥水就有滲肉皮裏送去了，隨着用棉花輕輕按住針孔，把針猛的一下抽了出來，那一塊棉花還在胳膊上邊按着。醫官說道：「你自己按住，輕輕的揉一揉吧！」白老闆接着按住棉花，嘴裏連聲的道謝，心裏却想，就這麼省事嗎？這法子倒不錯，聽說病人也打針，任憑他吐的再兇一些，他也不會把藥吐出來，還有個治不好麼？」

醫官把藥箱子收拾好，便對白老闆說道：「這種針打一次還不行，要每禮拜打一次，連打三個禮拜。你可記着。」說罷便同局長談起來。局長把在公安局裏商議的辦法全告訴了醫官，醫官連說很好。接着他們就吩咐白老闆踮起手來，把死人留下的東西

全都燒掉。把病人合併到兩個屋子裏去。把沒病的客人都讓到別家客店。把茶房伙計凡是給客人辦事的，全都教住在另一間屋裏，五天之內，不准他們出門。臨時僱了兩個人管茶房，伺候病人，倒天小便，但不准進廚房。醫官就住在店裏，那幾個兵跟着他。教白老闖初舊住他的賬房，但不准他自由行動，只許他悶了的時候到店門口去望望。又取了一張紙，寫了「傳染病第一臨時醫院」九個大字，貼在門口。又派一名警察在店門口站了崗。又教白老闖派人領着警察到埋死人的地方，把那個存有字的屍首燒掉。然後，那位局長才帶領着弟兄們走了。

白老闖那裏經過這種事，忙得他頭昏眼花，心裏說不出的苦

晚上，他搬個凳子坐在店門外，看見一輛輛的汽車來了，馬上便有警察上前去講話，那些車都進了別人的店房，沒有一輛「悅來」店的。他不知道恨誰好。天氣還是很熱，可早聽不見賣西瓜涼粉的聲音。時常進店來兜攬主顧的小販子們，一個也不見了，連賣燒雞牛肉的也不來。他覺得奇怪，難道肉也吃不得麼，慢慢的想不到那些肉都是冷食，大概也禁止了。他想，倒霉！倒霉，連做小買賣的也跟着倒了霉了！一賭氣，不坐了，搬着凳子又回了販房，猛又想到醫官，便走到醫官屋裏去。醫官正在屋裏抽香煙，一見白老闆，便問：「你吐過沒有？」白老闆說：「沒有。」醫官接着發起牢騷來說是：「替老百姓辦事，比帶兵麻煩得多！你

說：「咱們是一片好心，挨門挨戶勸他們打預防針，他們偏不願意，就比求他們借錢還費話！他們總是說沒病。專先不預防，等有了病就遲啦！這要是軍隊，一說打預防針，那個當兵的敢不伸胳膊！咱這是爲國家服務，要不是爲了打日本，那個願來找這些麻煩！」白老闆沒別的話，祇會說：「官長！這是你老人家的陰功！陰功！」醫官不理他。

白老闆回到賬房，睡了一夜安穩覺，第二天醒來，自己放心了好多。打聽一下店裏的情形，才知道四個病人裏邊又死了一個，也是個客人，已經抬出去燒了。關在屋裏的幾個伙計，倒還好，沒有一個吐的。他看見院裏的茶爐子上放了一口鍋，鍋裏煮的

是碗和筷子。又看見一個伙計倒大便，在大便裏放了好多石灰，然後埋在一個坑子裏。他問了問伙計，這是怎麼回事，伙計說是醫官吩咐的，病人用過的碗筷，一定要煮過再用。病人吐的拉的，一定要拿石灰消毒，再埋起來。他簡直弄不清，爲什麼伺候這種病人要這麼費事。

他又搬個凳子坐到門外去。他看見一羣小學生正在對面一家門口講演，一個學生勸人不要喝生水，不要吃生冷的東西。他說那生水裏邊有毒菌。喝了生水，毒菌進了肚子，就要得霍亂；生冷的東西上邊難免有蒼蠅爬過，也難免有毒菌，吃了之後也要得霍亂。所以人人要喝開水。要吃煮的東西。又一個學生却勸人拿

蒼蠅，他說蒼蠅身上帶着霍亂病菌。因為得了霍亂病的人，又吐又拉，吐的拉的裏邊，有數不清的病菌。那些蒼蠅飛到上邊，就把病菌帶在身上，牠再飛到西瓜上，果子上，肉上，飯上，饅頭上，就把病菌沾到那些東西上邊了。人們吃了這些東西，不到三天就又吐又瀉，不到五天，就得死去。看起來蒼蠅這東西壞事很大。我們要預防霍亂，非把蒼蠅和蠅蛆都弄死不可。白老闆聽得清清楚楚，他想起在廟號房裏看見的西瓜和蒼蠅，他也明白伙計們爲什麼要消滅了。

他正聽小學生講演，却見遠遠的抬過一口棺材來，後邊跟着幾個帶孝的人，一邊哭着，一邊走着，問了一聲死的是誰，有人

說是延壽堂的馬先生。這一下可把他嚇了一跳。馬先生？大前天晚上給姓任的來看病，還是好好兒的，怎麼不到三天就死了呢？那人說道：「聽說醫官到他家裏去勸他們打預防針，他說他不信洋醫生，說破嘴也不打針。他的老婆孩子都打過了，他還生了很大的氣。他說要是用了外國藥，請邀請他看病？他的延壽堂就不用關門了。後來病啦，勸他來住醫院，他也不來。想不到他果然就死啦，這也是太頑固了！白老闆點了點頭，他有點替這個老頑固傷心。他又想到自己，自己在病人房裏待了半夜，還摸過姓任的手。怎麼會不……但馬上就想到自己已經打了針，而且現在不是不能自由行動麼？他覺得還是醫官辦的對？」

遠遠地走來一個警察，一到檢來店門口就站住了。警察說道：「白老闆！局長請你說話。」白老闆扭起身要走，門崗攔住他說道：「你不能隨便走！」他呆住了。那警察和門崗小聲說了兩句話，門崗才放他走去。他跟着警察見了局長。局長劈頭第一句就問他：「你知道趙華亭到哪裏去啦？」這句話好像一個霹靂，問的他半天說不上話來。局長有點生氣：「白老闆！你店裏偷跑了一個客人，你爲什麼不來報告？這個人害死一條人命，你爲什麼不報告？那個姓任的臨死的時候，說偷跑的是個漢奸，你爲什麼不報告？我看你一定跟趙華亭有關係，你要說實話，不然的話，我當漢奸辦你！」這一下把白老闆吓壞了，只得把任有年臨死

說的話都說了，他說他不認趙華亭，他也不知道趙華亭是不是漢奸。他也不知道姓任的話是真還是假，他說他不敢胡亂告。他說：「局長明鑒！我要有半句瞎話，上天有眼，局長不信，把馬小二叫來，這些話馬小二都在場。」局長道：「不用再問，我早已問過他，他就在這裏。說罷便喊：『帶馬小二！』就有一個警察領進一個人來。白老闆一看，果然正是馬小二！」

局長說道：「我派人調查了兩天，這地方的霍亂病就是從你來店起的，第一個得霍亂病的就是那個任有年。我查過你的店簿，任有年是回趙華亭一塊兒來的，趙華亭偏偏在任有年害病之前走了，我就覺得有點兒奇怪，現在到底弄明白了！這個姓趙的，

不管他是不是漢奸，我們非抓來不可。你們倆，老闆伙計，瞞着不來報告，幾乎壞了大事。今天先回店去，我要是抓不住趙華亭，一定按漢奸辦你們！」白一聽，吓得不敢出氣。跟着警察，仍舊回到悅來店。馬小二仍舊回到病房裏，不准出來。這以後，白老關心裏不再想霍亂的事，專想趙華亭了。

白老每隔到白天仍舊撥個凳子，坐在門口。每逢遇見警察，他就問探抓趙華亭的事。警察們先告訴他，已經派出人去了。一個到平涼，一個到咸陽。又告訴他已經打定電報了。後來又告訴他咸陽的回電來了，說是旅館裏都查過，沒有趙華亭這個人，任有年的家裏也查過，姓任的女人孩子全不在家，門子鎖着呢。白

老區心裏復着急，他盼望馬上抓到趙華亭，自己也就洗刷乾淨了。他聽說咸方面沒有眉目，他就盼平涼那裏有好消息來。但是奇怪得很，平涼的消息老是不來。只是店裏的病人沒有添多，可見滑稽病沒有傳開。

又是一個晚上，白老閻仍舊坐在門口，仍舊看一輛一輛的汽車上別家店裏去。但有一輛車上下來兩個大人，還有兩個孩子，却和警察說了幾句話，便向悅來店來了。白老閻覺得奇怪，他想這一定是悅來店的老主顧，一定是不信警察的話，要來親自看看是不是悅來店裏的改成醫院啦。他心裏喜歡，到底悅來店的名聲在外，老字號，誰家比得上！

客人走近了，走到門口了，白老闆把眼睛揩了一下，仔細看這個客人，不看臉可，這一看差一點沒喜歡瘋，他一下子跳起來拉住那個男人的手，說道：「趙先生呀！你是趙先生！來得好！來得好！」轉身便對門崗說道：「這就是趙先生！」門崗過來，便對趙學亭道：「趙先生！請到公安局去談談！」不由分說，帶着他要走。白老闆道：「我也去！」站起來跟着。那個女人說道：「我的當家的在那裏呀？我要先看看他！」白老闆道：「誰是你的當家的？」那女人道：「是任有年，說是病在店裏的呀？」白老闆說：「噢！你是任大嫂呀！來吧！你的任先生也在公安局，到那裏見他吧？」說罷，這女人也就帶着兩個孩子跟着來了。

他們一同到了公安分局，局長一個一個的問了一遍，又把趙華亭的行李檢查了一番，費了不少的話，終于問明白了。後來，把趙華亭押在局裏，把任有年的女人孩子送到一家客店裏去。白老闆也歡歡喜喜的回到他的悅來店。他一日店，馬上搬了一把凳子，坐在院裏，向伙計們報告剛才的經過。

他說：「這件事真奇了！想不到呀！你們猜一猜死的那個姓任的是幹什麼的？他是漢奸！你們知道他是怎麼死的？他是叫趙華亭害死的！你們知道趙華亭是幹什麼的？他也是漢奸！你們知道趙華亭害死任有年，爲什麼還要回來？瞎！自投羅網！自投羅網！色迷了心啦！」他這一套話，大家越聽越糊塗，都焦急的問

道：「老闆，不要繞圈了，你從頭說起吧，究竟怎麼一回事？」

他說，是這麼着，趙華亭是個漢奸，他從日本強盜那裏，領了一種霍亂病菌，這病菌在水裏浸着，水在玻璃管裏裝着。日本強盜教他到西關公路一帶來投毒，投毒就是把玻璃管打開，把帶着霍亂病菌的水倒在井裏，這麼一來，咱這一帶就遍地鬧起霍亂，至少得死十幾萬人；至少也把西關公路害得斷了行人。發項跟外國斷了來往，後方鬧起瘟疫，前綫上就不能打仗了。你們看，這日本強盜不毒！這個趙華亭該死不該死！

趙華亭對這條路不熟，他認識任有年，就勸任有年幫他來幹這件缺德事。任有年這小子也是該死！他貪圖趙華亭一天給他一

塊錢，就答應下了。他們倆從咸陽起身，一直來到咱這裏，剛住了一天，趙華亭這小子就起了另一種歹心。原來他在任有年家住過幾天，他看上任有年的老婆了。他打算先把任有年害死，再來霸佔他的老婆。他就偷偷的把玻璃管打開，把毒菌倒在西瓜上，給任有年吃了。第二天他就偷偷跑了。

「他一直回到咸陽，對任有年的老婆說，任有年癩在店裏了，教他接女人來伺候病人。他料着回來之後，任有年定然是死了，他就可以拿錢把任有年埋掉；他仗着他有這點好處，再向有年老婆勾引一下，一定就可以霸佔過來了。然後，他再到別處去投毒，再向日本強盜交差。你們看，這小子多麼狠！這小子要是不

破案，咱們還能安生嗎？

「任有年死的活該！可憐他的老婆，今年才二十四歲，模樣也不錯，一聽趙華亭供出這些口供，哭得死去活來！局長先還疑心她和趙華亭先有了姦情，這樣一看，才知道她還沒有上手，唉，她也是個苦人兒，尋了那麼個丈夫！」

「往後怎麼樣？這個姓趙的難活命了吧？」

「活命？他是兩層死罪，還想活命？你看咱們悅來店受了多大的連累！這小子千刀萬剮也不屈。要不是咱這地方有福，早殺這小子害苦了。」

「什麼福！還不是多虧醫官熱心，又多虧局長能幹，你們看

吧，這幾天打針啦，捉蒼蠅啦，禁止買生冷啦，宣傳講演啦，有多少人爲這件事出力。還不都是大家幹出來的。有些胡塗人還罵人家多事呢？要不是靠了這些多事的人幹事，這小小的一個高家鎮，七八百戶人家，還不死絕了麼！從此以後，大家要處處留心，不要因爲個人的小利小害，影響大眾。這一次總算是僥倖！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休，已經快十二點了，才各自睡去。這一夜白老闆可睡得不錯，他還做了好多的夢，他夢見華亭被槍斃，他又夢見悅來店又重新開了張，停屍院的汽車，他忙着招待客人，嘴裏還不斷的說：「我們這是老子號，老子號！」完！客官你住下吧，決不虧客的。」

仿印教育部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辦法

一、教育部編印之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除中央黨政機關商得教育部同意或各省市教育廳局呈經教育部核准均得仿印分發外，其他發行教育書報之書坊如欲仿印發行，均須遵照本辦法辦理。

二、仿印之書坊，須備具聲請書連同樣本三份，呈請教育部核准後方得發行。

三、聲請書應記明左列各事項：

甲、發行版數及每版部數；

乙、仿印用途；

丙、賣價

丁、聲請仿印之機關；

戊、發行人之姓名，住址，略歷。

四、仿印本書文字插圖格式及內容，須悉依原本不得增刪或變更，如認為有應修改之處，須將擬改之文字徵得教育部之同意，或呈請教育部核准。紙張不必與原本相同，但以本國紙為原則。

五、仿印本應於封面上註明「經教育部核准仿印」及「某某書局印行」字樣，並於封面底頁登載教育部准予仿印之批示全文。

六、仿印本之封面上除書名及前條所列各項外，不得夾印其他字樣，封面裏面亦不得附印其他文字。

七、仿印本之賣價不得超過教育部原定之價額。

八、不依本辦法私自仿印者，經縣市政府查明後，呈由上級機關報教育部禁止其發行。

九、本辦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